

名公增修晉書詳節

十一

名公增補標註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一

孝友傳



大矣哉孝之為德也分渾元而立體道貫三靈資品
彙以順名功包萬象用之于國動天地而降休徵行
之于家感鬼神而昭景福。晉氏始自中朝逮于江
左雖百六之火熾及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流猶
為繼踵採其遺絢足厲澆風故著孝友篇以續前史
云耳

李密

李密字令伯犍為人也一名虔重祖母以孝聞

蜀論
後主
諸葛
孔明

後至洛見王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璽後密曰可
次齊相華問其故對曰齊相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
亂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知
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
與語故得簡大雅詰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
已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密有才能常為內轉而
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
堂詔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
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免密官卒於
家

王哀

王哀字偉元城陽人也父儀高其雅直為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哀少立操尚行已以禮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后于墓側旦夕常攀柏悲號涕淚者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二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蓐我之篇後洛京傾覆寇盜鋒起哀亦墳壠不去為賊所害

鑿指
悲號
母性
畏雷

許孜

許孜字季義東陽人孝友恭讓敏而好學一親沒柴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孜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伯棄所列植松柏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栽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為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為作家埋於隧側猛獸即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即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孜乃更娶妻立宅墓次承祭朝夕

負土
建墓
鹿犯
栽我
明日
鹿死

奉亡如存元康中察孝廉不起卒于家邑人號其居
為孝順里

庾衮

不以
幽顯
易操

庾衮字叔褒明穆皇后伯也少履勤事親親以孝稱
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羸氣力熾父母
諸弟皆出次於外衮獨留不去疫勢既歇家人乃反
毗病得瘥衮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
能守行人所不能行咸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始疑
疫癘之不相染也嘗與弟子樹離跪以授條或曰今
在隱屏先生何恭人過衮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
也父亡作管蠶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
母食不甘衮將伺居母感而安之孤兄女曰芳將嫁
美服既具衮乃刈荆苕為簀常召諸子集之於堂男
女以班命方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悲瑕今
汝適人將事舅姑洒掃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
器之為美欲留寒朝夕雖休勿休也口初衮父誡衮
以酒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父之誡何以訓人乃於
父墓前日杖二十州郡察舉皆不降志出號為庾異
行後避寇適林慮山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

顏含

子庾
異行

得蛇
膽

歛手
吳人

仁左
群士
優劣

顏含字弘都琅邪人也少有操行以孝聞二親既終
 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
 養醫藥人疏方應須鬚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
 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持一青囊授
 含含開視乃蛇胎也童子遂烈出戶化成青鳥飛去
 得膽藥成嫂病即愈由是著名後累遷侍中除吳郡
 太守含所歷皆簡而有恩明而能斷以威御下王章歎
 曰顏公在事兵人歛手矣未之官復為侍中後以年
 老遜位以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于時論者
 以為王道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為降禮太常
 馮懷以問於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
 或是諸君事重且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
 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伎於我我有邪德乎
 郭璞嘗過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已而
 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
 勞焉龜或問江左羣士優劣答曰周伯仁之政鄧伯
 道之清下望之之節餘則不可知也致仕二十餘年
 九十二卒諡曰靖

劉毅

劉毅字長盛新興人也曾祖母王氏盛愛思董而不

夢得
粟

言食不飽者一旬夫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声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去聲殷收淚視地便有董生焉因得斛餘而歸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糴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尺司空齊王攸辟為掾征南將軍羊祐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巨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三公有並見之棟樑也吾方希達如椽椽耳不馮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既應天命无容不竭臣禮便不得就養巨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

晉書卷九十一

白鴻
來巢

遂以女妻之宣子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質如此何慮不得為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劉殷至孝其感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為世名公彼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後有一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彌顯屬永嘉之亂沒于劉聰聰奇其才而擢任之累至太保錄尚書事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為盛以壽終

劉殷·廿一已五

王延

得魚

濕被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
每至忌月則悲啼三日繼母卜氏遇之無道常盛冬
思生魚令延求而不獲扶之流血延尋冷叩冰而哭
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
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己生延事親色養夏則
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
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義父
母終後廬於墓側家牛生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
初無吝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

仍以與之不復取也年六十方仕於劉聰聰死斬隼
作亂遇害

何琦

則不

何琦字方倫年十歲喪父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嘗遇
甘鮮不贍乃為郡主簿後母死服闋乃慨然歎曰所
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實利微祿私展供養
一旦梵然無復持拈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
哉於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耽翫典籍以琴書自娛
公府辟令辟不就相溫嘗登琦縣界山喟然歎曰此
山南有人焉何公真止足者也琦善養性老而不衰

年八十二卒

禮記曰尊親之道禮經之明訓孝友之義詩人之美談是知人倫之本固茲攸尚王裒隱居不從其辟行已莫逾其禮拈拍以應其誠敬雷以危其慮亦三董蔡異時均美許攸少而敏學禮備在三馴雉棲其梁棟猛獸擾其庭圃居喪之禮實古今之所難焉庾叔褒不遺表於執勤則裕存乎敬業幽顯不易其操疫癘不駭其心急病讓夷之規有古人之風烈矣孫畧之匪懈王談之復讎神人惜其良守宥其罪劉殷幼丁艱酷柴毀逾制發三冬之董賜七年之粟至誠之契義形于茲王延叩冰而召鱗扇席而清暑雖黃香孟岳示抑為倫輩其餘羣子並著孝履可崇清風素範高山景行會其宗流同斯志也

孝卷
可崇

孝感

禮記曰德之所由有感必徵孝哉王許永慕丞丞揮泗涓涓對視巢鷹密窻夏庚夙標至性文度弘都勤脩懿行彰彼孝友載光謠詠鳩馴長盛黃鵠延元談桑義闡琦只道存專洞之德感滿左言

忠義傳

古人有不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是知貞節苟合其宜義夫豈吝其役捐軀若得其所烈士不愛其存故

何猗廿卷下

去烈
秋霜
精貫
白日

能守鐵石之深哀厲於筠之雅操書名竹帛書象丹
青削史以為美談後來仰其微烈者也○晉自元康
之後干戈日用而蹈死輕生之士無之於時莫不志
烈秋霜精貫白日足以激清風於萬古厲薄俗於當
年者歟

嵇紹 舍

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以父得罪靖居
杜門山濤領選啓國帝曰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
嵇紹賢佯卻缺宜加旌命請為祕書郎帝曰如卿所
言乃堪為丞何但郎也乃發詔對之起家為祕書丞

若野
鶴在
雞群

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時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
然若野鶴之在雞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裴頠亦
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為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
才矣○復祚任侍中嘗詣齊王罔諮事遇罔讌會
召重艾等共論時政艾言於罔曰嵇侍中善於絲竹
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罔曰今日為歡卿
何若此邪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執物作則垂之於
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綬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
執絲竹以為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
也罔大慙艾等不自得而退及朝廷有北征之役天

子蒙塵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侍衛莫不散潰唯紹
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兩集紹遂被害
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
衣帝曰此衽侍中血勿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准
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止色曰大駕親征以
下抄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
馬何為聞者莫不歎息

含字君道紹從子好學能屬文家在鞏縣亳丘自曰
亳丘子門曰歸厚之門室曰指終之室與秀才除郎
中時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置莊周於

室廣集朝士使含為之讚令援筆為弔文文不加點
其序曰帝塔王弘遠華池曲屋廣延賢者園莊生垂
綸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真人於刻楸之室載退
士於進趣之室可謂託非其所可弔不可讚也其辭
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
虛神清窮玄極曠人偽俗季真風既散野無訟屈之
聲朝有爭寵之歎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虛
以助弱引道德以自獎戶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
象今王先沉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
池非岩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產於皇衢畫茲

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迹何局生歟岩岫之居死寄
雕楹之屋託非其所沒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
悲而吐曲糲有愧色○北征轉中書侍郎耶廟殺
之

王育

王育字伯春京兆人少孤貧爲人牧羊每過小學必
歔歔流涕時有暇即折蒲學書忘而失主爲羊主所
債育將鬻已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
嘉之代育償主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
子章以兄之子妻之爲立別宅分之資其業育受之無

愧色○太守杜宣命爲主簿俄而宣左汗萬年令杜
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爲一千石吾所
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摧遇我使我畏
死鵠乎育執刀叱攸曰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
之蝕耳小邑令敢輕辱吾君乎前將殺之宣懼跳下
抱育乃止自此知名後爲武陽令爲政清約猶盜逃
奔它郡遷并州督護又爲破虜將軍

韋忠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明時修
己不交當世裴頠慕而造之託行不見及頠爲僕射

不確
命

數言之於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士曰吾
疾簪賤士本無宦情且先世而不寔裴頠欽而無
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邪裴
常有此託我常恐洪濤蕩獄餘波見漂况可臨尾閭
而顯沃焦哉○以身捍太守陳楚賊舍之忠負以婦

辛勉

不事
二姓

辛勉字伯力隴西狄道人國世累遷待中及洛陽
陷隨帝至平陽劉聰將署為光祿大夫勉固辭不受
聰遣其黃門喬度帝乘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且以數
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
度遽止之曰工上相試且君真高士也歎息而去聰
嘉其貞節深敬異之為築室於平陽西山月致酒來
勉亦辭而不受年八十卒

劉敏元

好初
元與人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厲已脩學不以除難改心潛
心易太玄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誦書當味義根何
為貴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理之門能明
此者即吾師也永嘉亂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
隨敏元西行及滎陽為盜所劫敏元已免乃還謂賊
曰此公孤老請以身代賊相謂曰義士也乃俱免之

義

辛勉劉敏元廿一卷士

後仕劉曜為中書侍郎

易雄

易雄字興長長沙劉陽人少為縣吏自念卑賤無由
自達自脫憤挂縣門而去後奉孝廉為州主簿遷別
駕自以門寒不負又獻上綱謝取還家後為春陵令
會王勳作逆遣魏又攻之城陷為人所虜送到武昌
勳遣人以檄示雄雄當勉勵而數之雄曰此是有
之惜雄行激力弱不能救國之難王至如燬雄安用
生為今日即戮得作忠鬼乃所願也勳憚其辭釋不
之未幾復殺之

賈至

羅企生

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也多才藝以家貧親老求補
臨汝令刺史王凝之請為別駕殷仲堪之鎮江陵引
為功曹累迁武陵太守未之郡而柏玄攻仲堪仲堪
更以企生為諮議參軍仲堪敗走文武無送者唯企
生從焉路經家門弟遵生謂曰你如此分離何可不
執手企生迴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
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
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義者亦復何恨
遵生抱之愈急仲堪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公至

一門之中
有忠義者
亦復何恨

忠孝
之先

荆州人士無不諷者止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感
勸令詣玄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為
弟以力見制遂不我從不能共珍醜逆致此奔敗亦
何面目復就相求乎玄聞大怒即收企生害之衆
咸悼焉先是玄以羔裘遺人生母胡氏及企生遇害
即日焚裘

史臣曰中散以庸受貞誅主儀以抗言獲戾時皆可
謂死非其罪也偉元耻臣晋室延祖自處危亡所由
之理雖同所趣之途即異而並見稱當世垂芳竹帛
豈不以君父居在三之極忠孝為百行之先者乎且

哀獨善其身故得全其孝而紹兼濟於物理宜竭其
忠可謂闕桂異質而齊芳配武殊音而並美或有論
紹者以死難獲譏揚權言之未為篤論夫君天也可
離乎安既享其榮危乃違其禍進退無據何以立人
嵇生之墮身全節用此道也

贊曰重義輕生忘軀殉節勁松方操嚴霜比烈白刃
可陵貞心難折道光振古芳流來哲

名公增修標注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一

名公增修標註寶書詳節卷之二十一

良吏傳

長吏之官實為撫導之本是以東里相鄭西門宰鄴
潁川黃霸蜀郡文翁或吏不敢欺或人懷其惠或教
移齊魯或政務寬和斯並播其德音以為準的有晉
肇茲王業授方任能今採其政績可稱者以為良吏

杜軫

杜軫字超宗成都人察孝廉除建寧令道以德政風
化大行吏夏稅服秩滿將歸羣蠻追送賂遺甚多軫
一無所受去如初至累遷尚書郎時信人李驥亦為

賂遺
一無所受

尚書郎與軫齊名每有論議朝廷莫能踰之號蜀有

二郎

王宏

王宏字正宗魏侍中粲之孫也泰始初為汲郡太守
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在
郡有殊績司隸校尉石鑿上其政術武帝下詔稱之
賜宏穀千斛俄遷衛尉河南尹大司農無復能名更
為司隸太康中為司隸校尉於是檢禁士庶使車服
異制庶人不得衣紫綵及綺綉錦繡帝常遣左右微
行觀察風俗宏緣此復遣吏科檢婦人相服至褻敬

於路談師有以爲暮生妻妾由是獲譏於世

曹攄

曹攄字顯遠譙國人也調補臨川令縣有寡婦養姑其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怒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爲考鞠婦不勝若楚乃自誣獄當決適值攄到攄知其有冤更加辨寃具得情實時稱其明獄有死囚歲久攄行獄愆之放雙歸豕剋日令還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

潘京

潘京字世長武陵人弱冠郡辟主簿太守趙厥其器之嘗問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郡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爲所攻光武時移東山遂得全完其義易號傳曰止戈爲武詩稱高平曰爰於是名焉爲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爲不孝邪京答版答曰今爲忠臣不得復爲孝子其機辯皆此類○後太廟立州郡皆遣使賀京白太守曰夫太廟主應問訊不應賀遂遣京作文使詣京師以爲求式京亦秀才到洛舉廣爲共談京自深歎其才諷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孝耳若

論

學必為一代懿宗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少善談論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為不如已笑而遺之今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豈謂昌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

鄧攸

鄧攸字伯道平陽人也祖歆歆嘗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者以為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東漢汝陰太守攸少孤與弟同居嘗謂鍾離意昆泥以人訟事示攸使決之攸不

視曰孔子稱聽訟五猶人也不也便無訟乎浪奇之以女妻之永嘉沒于石勒。後石勒過泗水攸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羊子緩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有子妻立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攸係之於樹而去至江東元帝以攸為太子中庶子時兵郡關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兵水而已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為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方攸

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
小停夜中發去兵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
曙鄧侯拖不留謝公推不去咸和元年卒。攸棄子
之後妻不復為過江納妾其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
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感
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曰
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吳隱之

吳隱之字處默漢陽人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弱冠
而介止有清操雖日晏輒數不食非其粟僭石無儲
不取非其道早于父憂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
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怕有雙鶴警叫及
祥練之後復有群鶴俱集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至與
太常韓康伯鄰在康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每
聞隱之哭聲輒投筋為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汝
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為吏部尚書隱之
遂階自級累遷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
○廣州已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
多瘴疫人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
前後刺史皆多贖債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

酌貧
泉賦
詩

妻子
不沽
祿

青
韻
作

隱之為龍驤將軍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
 門有水曰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泉所酌
 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
 齊飲豈當不易心及在小清操踰厲嘗食不過菜及
 乾魚而已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竟其用
 意罰而黜焉及盧循寇南海隱之為循所得又方得
 反歸舟之日英無餘資及至數畝小宅雜墾及陋內
 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尋拜度支尚書太常以竹蓬
 為屏風坐無氈席家人時有困絕或并日而食身恒
 布衣不完妻子不沽寸祿義熙九年卒○初隱之為
 奉朝請謝石請為衛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
 素遣女必當空博乃令移厨張助其經營使若主方
 見婢牽大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
 氏齋沉香一片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
 史臣曰曹曼之等建禱剖竹布政宣條存樹威恩沒留
 遺愛咸見知明主流譽當年若伯武之紫邑克勸顏
 遠之申冤緩獄郗攸贏糧以述職吳隱酌水以厲清
 晉代良能此焉為最而攸棄子
 存姪以義斷恩若乃所不能自可善情烈痛何至預
 加徽纆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公及人之所用心也

卒以絕嗣且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廿英尺
節曹氏犯明斬閔皇帝收雷霆之威飛忠貞之烈豈
非既已在我欲其罵人者歟
贊曰倚坎良宰嗣美前賢威同御駭靜若真鮮推嘗
兵水但挹貪泉人風既偃俗化斯遷

儒林傳

昔周德既衰諸侯力政禮經廢秩雅頌廢夷有晉始
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擯闕里
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為流俗自縱誕以清
高遂使憲章弛廢名教頹毀五胡乘間而競逐二京
繼踵以淪胥運極道消可為長歎息者矣鄭冲等名
位既隆自有別傳其餘編之于左以續前史儒林云

范平

范平字子安錢塘人研覽墳典遍該百氏太康中徵
不起卒有詔追謚號曰文貞先生。孫尉家世好學
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尉為辦衣
食

文立

文立字廣林巴郡人也蜀時游太學師事譙周明人
以立為顏回陳壽李虔為游夏羅憲為子貢秦始初

身先
生

進散騎常侍蜀故尚書程瓊雅有德業與深交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故吾善夫人也時西域獻馬帝問立馬何如對曰乞問太僕帝善之

徐邈

徐邈東莞姑幕人少與鄉人臧壽齊名下帷讀書不游城邑及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學之士邈既東州儒素太傅謝安奉以應選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之義標明指

讀書
小游
城邑

專掌
綸詔

趣李若宗之遷散騎常侍猶處西省帝嘗集酣樂之後好為手記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辭率爾所口臧雜貌每應時收歛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故時議以此多邈遷中書侍郎專掌綸詔初范甯與邈皆為帝所任使共補朝廷之闕甯才素高而措心正直遂為王國玉所訛出守遠郡邈孤官易危而無敢排強族乃為自安之計邈常詣東府遇眾賢沉酒引滿諠譁會稽王道子曰君時有暢不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脩為暢耳道子以邈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為忤也隆安元年卒。邈論議猜密問

節儉
清脩
為

則有對舊疑歲辰在印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得
俱忘於東邈以為太歲之屬自是游神譬如日出之
時向東皆逆非為藏體也中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
捧手改容人問痛邪答曰不足痛但受生之體而致
毀傷不可處且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尚隱遁加
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家于豫章
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宅宣固辭之庶爰
之以宣妻貧加年荒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宣

好學
釋卷

嘗一
子覽莊

曰君博學通經何以太儒宣曰僕與貴經術至於石
渠之論實以儒為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
競以裸程為高僕誠太儒然立不與焉宣言談未嘗
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
出莊子至濠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
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大元中范甯為豫章
太守甯亦儒博通經在郡立鄉校教授日數百人由
是江州人士立業好經學化一范之風也

韋謏

韋謏字憲道京兆人雅好儒術善著撰常謂其子伯

陽曰我高我曹重光累徵我祖我考又父子子汝為我對正植亞抵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植軟抵耳謾無言時人傳之以為嗤笑

王歡

王歡字君厚樂陵人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營產業常丐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未買臣妻邪時聞者多哂之歡守志彌固遂為通儒後為慕容暉國子祭酒

巧食
誦詩

通儒
之高
尚者

史臣曰范平筆學府儒宗言隆望重或質疑是屬或師範攸歸雖為未及古人故亦一時之俊若仲宣之清身守道抗志柴門行齊之君至屢委棲心陋巷文博之漱流枕石鏗迹銷聲宣子之樂道安貧弘風闡教斯並通儒之高尚者也而邀協和主相刊削繁辭可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舒元入參機務明主賞其博聞出位邊隅橫秋欽其明德弘之抗言立論不避朝權貶石抵溫斯為當矣遂乃厄於三怨以至陵遲悲夫

贊曰郁郁周文洋洋漢典爰輟流譽解頤飛辯雅語弗倫微言復顯爰及晉代斯風逾闡

文苑傳

夫文以化成往聖之高義行而不遠前賢之格言是以移風俗於王化崇孝敬於人倫經緯乾坤彌綸中外故知文之時義大哉美矣及金行纂極文雅斯盛信乃金相玉潤林會川冲揖美前修垂裕來葉今拱其鴻筆之宏著之文苑云

成公綏

賦祥禽

成公綏字子安東都人也少有俊才詞賦甚麗閑默自守不求聞達時有孝烏每集其廬舍綏謂有反哺之德以為祥禽乃作賦美之文多不載又為天地賦綏雅好音律嘗嘗暑承風而嘯冷然成曲因為嘯賦云云張華雅重綏每見其又歎伏以為絕倫

左思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為氏焉家世儒學父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二都會姝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祕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

都賦一

成公綏 左思共二卷下

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否皇甫盜有高
譽用造而示之謚稱善為其賦序張載為注魏都劉
逵注吳蜀陳留衛瑾又為思賦作略解自是之後盛
重於時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
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
為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為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
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儂父欲作二都賦須其成當
以覆酒壚耳及思賦出機絕歎伏以為不能加也遂
輟筆焉齊王固命為記室辭不就以疾終

趙至

洛陽
紙貴

感母
言苦
父耕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寓居洛陽緱氏令初到官至年
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
為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
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恠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
使老父不免勤若師甚異之年十四詣洛陽游太李
遇嵇康於學為右經請問姓名康曰年少何以問邪
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康異而告之年十六游
鄴後與康相遇隨康還山陽故名濛字允元康每曰
卿頭小而銳童子自黑分明有白起之風矣及康卒
乃向遼西而占戶焉至論議精辨有從橫才氣遼西

論議
精辨

舉郡計吏到洛與父相遇時母已亡父欲令其官立
弗之告仍戒以不歸至乃還遼西幽州二辟部從事
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初至自恥士伍欲以
官學立名期於榮養既而其志不就號憤慟哭歔血
而卒時年三十七

褚陶

褚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弱不好弄少而聰惠年十
三作鷗鳥水碓二賦見者奇之陶常謂所親曰聖賢
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兵平乃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
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
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伯未覩不鳴不
躍者且華曰故知延門之德不孤川岳之寶不匱矣
仕至中尉卒

龍躍
鳳鳴

王沉

王沉字彥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於寒素不能隨
俗沉浮為時豪所抑仕郡文學鬱鬱不得志乃作釋
時論其辭曰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汗腴之墟有
冰氏之子者出自返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
自由自涸陰之鄉奚適日欲適煌煌之堂乎丈人曰入
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

公門
不
有鄉

少長
孔顏
之門

執無得執之方水子瞿然曰胡為其然也丈人曰融
融者皆趣藝之士其得治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
非斯人不如其已方今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
公卿門有卿指秀腐骨不簡卓犖至乃空齟者以泓
增為雅量璞者以淺利為鎔錘服者以無檢為
弘曠僕垢者以守意為堅貞嘲哂者以麗發為高亮
齷齪者以色厚為篤誠廢焚者以博納為通濟眠眠
者以難入為疑清拉沓者有沉重之興嘆閉者得清
勦之聲嗒嗒怯思於謙讓關耳勇敗於強錙斯皆寒
素之死病榮達之毒名凡茲流也眼罔向而遠復量
彥亂而刺天已惡君子悅媚小人高會曲宴雅言迂
除消息官无大小問是誰力云云水子釋然乃悟曰
僕少長於孔顏之門久處於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
共遮錮敬承明誨服我初素後不復任終于里閭

張翰

張翰字季英吳郡人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
人號為江東步兵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閭門於
舟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同載而去不告家
人齊王固辟為大司馬東曹掾固時執權翰謂同郡
顧榮語欲求去意榮執其手捨然曰吾亦與子採南

王沉張翰六二三

秋風
思尊
鮑

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菘菜蓴
羹鱸魚膾曰人生重貴得適志何能羈官數千里以要
名爵耶遂命駕而歸俄而固數人皆謂之且發翰任
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矧乃可縱適一時獨不
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
時人重其曠達

袁宏

謝尚
乘月
泛江

袁宏字彦伯父自臨汝令宏有說才文章絕美曾為
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
鎮牛渚秋夜乘月率耳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

作東
征賦

中諷詠聲既清會辭又藻技又之遺問焉答云是宏
臨汝即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即迎升舟與之譚
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累遷相温記室後為東
征賦賦未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相焉温知之
後游青山飲歸命宏同載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
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
專既未遑啓不敢顯之耳温曰君欲為何辭宏即答
云風啟蕭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墮宣城之
節信義為允温然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
奴嘗於曲室抽刀問宏曰家公勳跡如此君賦云何

袁宏 二十二 二十四

北
蘇

比
有
伏
與
耻
焉

仁
風
奉
揚

彩
鳥
鸞

相忽宏寤意答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精
 金百汰在割能斷功必濟時取思靜亂長沙之勳為
 史所贊胡奴乃止後從相温北征作北征賦嘗與王
 珣伏滔同在温夫之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聞於相
 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躄於虞者我
 尼父之洞泣似實動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
 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今於天下之後移韻
 徙事然於寫送之致似為未尺滔云得益寫之一句
 或為小勝温曰卿思益之宏應吉答曰感不絕於余
 心朔流風而獨寫珣誦味久之謂滔曰當與文章之
 美故當其推此生宏與伏滔同在温府府中心為素
 伏宏心耻之每歎曰公之厚恩未優國士而與滔比
 肩何辱之甚○謝安嘗賞其機對辨速後安為揚州
 刺史宏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道於治其安欲
 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頤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
 聊以贈行宏應吉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
 人歎其率而能要焉太元初卒

羅含

羅含字君章耒陽人也少有志尚嘗書卧夢一鳥文
 彩異常飛入口中母未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才

袁宏羅含片二百五

江左

音自此後藻思日新後為郡功曹刺史庾亮以為部
江夏從事太守謝尚與合為方外之好乃稱曰羅君
章可謂湘中之琳琅相温嘗與察廉譙會合後至温
問眾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荆楚之才温曰此自
江左之秀豈推荆楚而已徵為尚書郎○初舍在官
舍有一白雀飛集堂宇及致政回家階庭忽闌菊花
生以為德行之感焉卒

顧愷之

顧愷之字長康晉陵人也父悅之尚書左丞愷之博
文有才氣嘗為樂賦相温引為大司馬參軍愷之好

會稽山水
漸入佳境

諧謔人多愛狎之至荊州人問會稽山水之狀愷之云
千岩競秀萬水爭流草木蒙籠若雲興霞蔚愷之每
食甘庶相目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尤善丹青
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嘗以一厨食糊題其前寄
相安嘗其味所珍惜者玄乃發其厨後竊取及登而緘
閉如舊還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食直云妙書
通靈变化而去亦猶人之登山初愷之在相温府常
云愷之醉中癡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
愷之有三絕才絕各絕癡絕

羅君

夫嘗好生於情剛柔本於性情之所適發乎

三都
賦勝
古

表宏
潘陸
之聖

揚

詠歌而感召無家風律殊製至於應真宴射之文極
形言之美華林群藻空或疇之子安幼標明敏少蓄
清思懷天地之寥廓賦辭人之所遺特構新清豈常
均之所企太冲含豪麻載以賦三都士安見而稱善
平原觀而韜翰能推高步當年故以騰華終古鄒湛
之持論棗據之緣情是南陽之人傑蓋潁川之時秀
季雅摛屬道邁夙備成德稱爲泉石之珍固其然矣
彦伯未能混迹光塵而屈乎卑位釋時宏論亦足見
其志耳季鷹紛誕一時不邀名爵黃花之什濬發神
府仲初之文風流可尚擢秀士林陽都之美尤重時
彦曹毗沉研秘籍躡足下寮綺靡隆神之歌朗暢對
儒之論李充之孝箴信清壯也表宏東征名臣之作
抑潘陸之亞玄度學藝優賸筆削擅奇隆帝問於西
堂故其榮觀也君音耀湘中之寶挺荆楚之材夢鳥
發乎精誠豈獨目者之蛟鳳長康矜能過實譚計取
容而才多逸氣故有二絕之目仲辭機思通敏延譽
清流德輿西代之計取定於微指者矣

贊曰爰豸垂法宮徵流音美哉群彦揚蕤翰林俱諧
振玉各擅鏘金子安太冲道文綺爛表庾充愷緜藻
靈煥架被辭人共超清貫

晉書卷之二十三

頤崖之

